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八首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

一將方措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
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
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
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竒功或恩禮
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
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
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
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措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

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

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

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

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

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恊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

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桀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

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茍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

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
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
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巳而臣
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
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
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
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

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

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今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

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憯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拮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

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

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

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熈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

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恊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竒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

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

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恐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

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牟欽氈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

其部族與溫溪心欽氊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駮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愚令詳君錫所駮極未爲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

心不回毋惮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

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
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
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
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别狀奏陳更不連書
又貼黄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
落今已具事實别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

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為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趂試不及即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趂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

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為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縁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録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為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對彌謄録故

須分别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對彌謄録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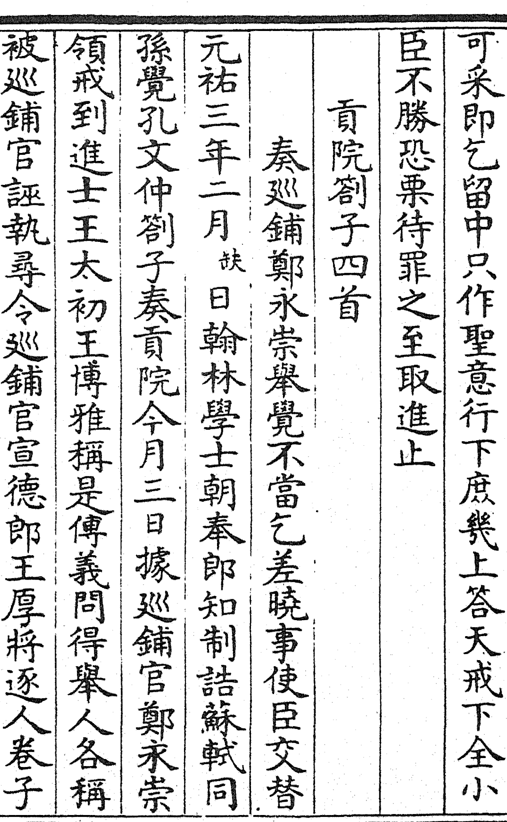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

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

合光意及其既没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吏之久矣臣每見吕公著安燾吕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

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


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逐人卷子

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内有一十九字同即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懐挾代筆方令扶出令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别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内巡鋪内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内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

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利尚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宮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 缺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劉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

唱呌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呌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内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呌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内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呌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中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為復是洪烈為復是洪勳其王燦别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将問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巳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

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

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

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黄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烟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惟

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 缺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

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勑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為試官非理淩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宽濫近者内臣石

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檢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即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勑權知貢舉竊見自來係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

少即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為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闕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巳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

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

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

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　缺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劉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

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祗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録而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

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巳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

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
雜犯亦或收録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
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
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
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
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
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
貴上無姑息下絶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

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

仍告喻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

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

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

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

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

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

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奬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刋削令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脩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

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為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

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
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
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
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
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
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
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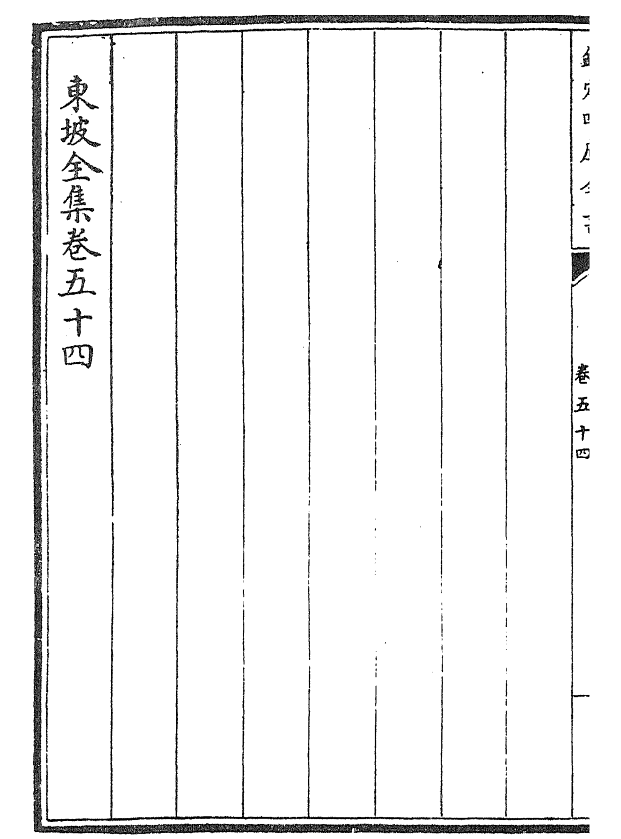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臣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

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
醖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
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
禄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
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黙而不乞則是與
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
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
亦不敢逺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閒慢差

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東坡全集卷五十四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懐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

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閡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偽非茍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

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

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
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
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
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
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
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
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

器則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禄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

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
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
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
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
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
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
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
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

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

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别

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

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

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

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

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廹桑榆進無所

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

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
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
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
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
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

而沿路進𤓰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内曽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悦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塲

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巳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巳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令者即位巳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

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
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
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
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

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趍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説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賔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

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

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

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脩而政未脩故監司守令多不

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謡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熈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

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

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

河自天禧巳來故道漸以淤塞毎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髙仰

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

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使令計置令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令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

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為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

故輙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覬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録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懔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録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寛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

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
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
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
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與
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
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
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
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堅方監本州

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

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

下深居法宫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寛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寛饒忠直不畏强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隷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寛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寛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寛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

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

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

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寛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茍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黄郏概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罪

近復擢為監司者蓋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巖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廷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

敢行下耳

又貼黄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

又貼黄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别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辯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謟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

民上書葢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犖是也犖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犖上䟽論宗室之䟽逺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犖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

光亦離間也彦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
一言及光没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説則是翬之邪正
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翬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
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
翬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
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
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翬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
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黄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

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

真迹見在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勑舉學官曾

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穜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

授近者竊聞穜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

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册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

亦知之故置之閒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
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
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
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
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説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
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
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
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勑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

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鄧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吴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

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吕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

領以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青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

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争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蟣蝨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

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

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為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扑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穜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

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撻於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惷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黄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豈敢出位犯分以揺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

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

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於雲南不奏一人反吏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

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邺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寃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為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懐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

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脩飭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録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
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
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
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
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
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為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
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

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二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為人今來非敢為確開說但以所

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為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為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為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勑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

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眞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

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閒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

囬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
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
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
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
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
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虚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
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
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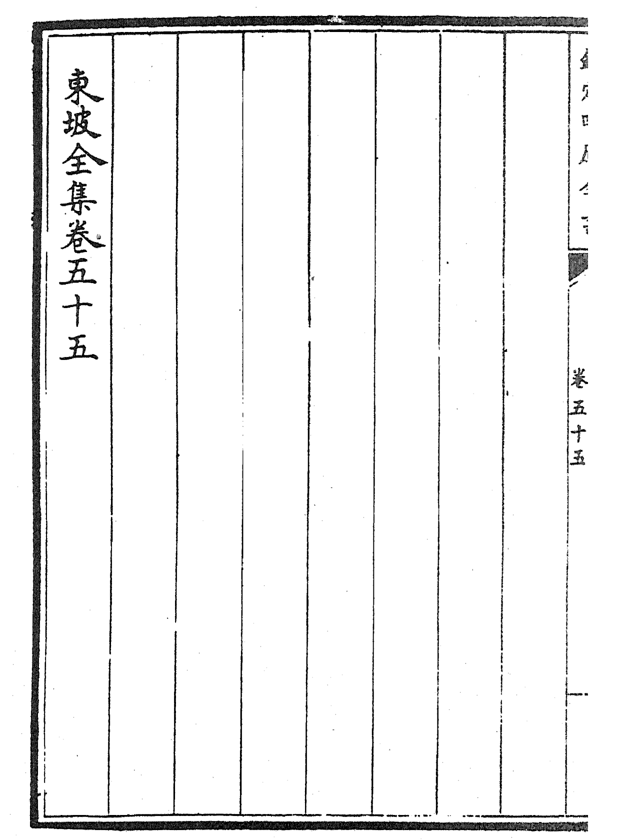
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禄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

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蠛聖明在上瘖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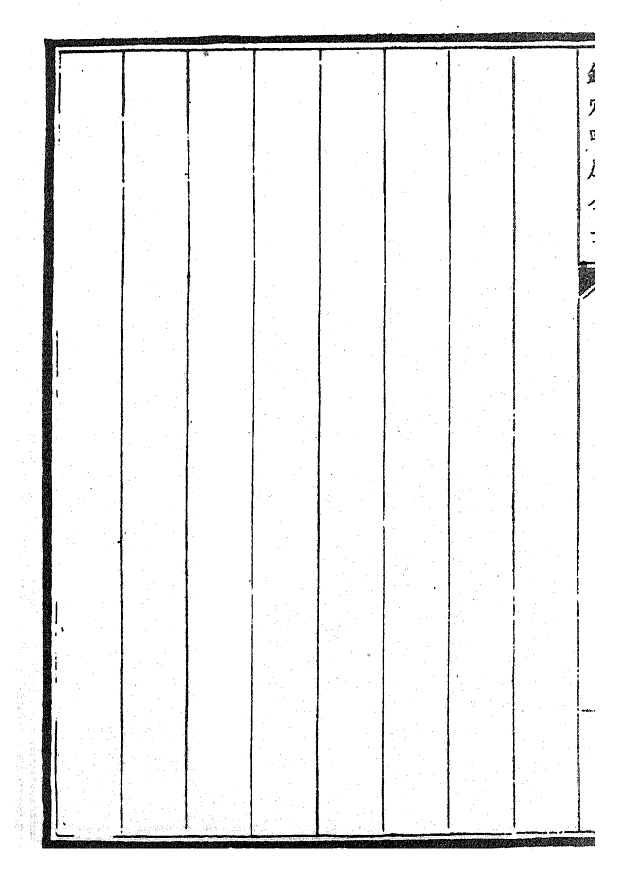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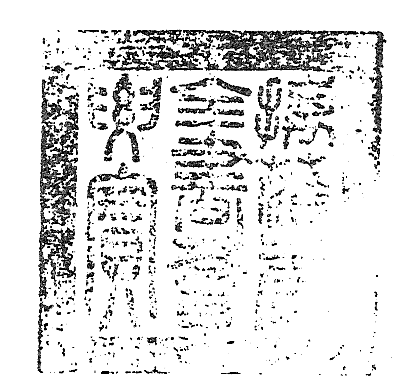
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東坡全集卷五十五

謹案卷五十五第九頁後七行屠割形體刊本形訛刑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未奉指揮刊本指訛旨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